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

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

以下論明

道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
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
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以上語
類二條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
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
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

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

見外書胡氏所記

易傳於睽

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

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

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

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

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

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

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

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荅呂伯

恭

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荅張敬夫

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
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
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
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
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
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
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
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

哉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
記○以上文集三條

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

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

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

以下論
伊川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
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
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

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脩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議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

審不是方理會

以上語類三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

明道二年癸酉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

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

皇祐二年

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

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

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集

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

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見呂氏童蒙訓

舉進士嘉祐四年

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

族人

見涪陵記義錄

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

不願仕也

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教請為太學正先生

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

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教

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

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

弟張載暨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願為稱首

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

義於朝

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

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

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
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言
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閒以言乎德則并
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
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
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
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

國子監教授

見實錄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

月至京師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挾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

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
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
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

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已除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

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

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閒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

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
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
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
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
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
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
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
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

用願聽其辭

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

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

崇政殿說書

見實錄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

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

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園子監長貳看詳園子

監條制

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

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醵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
者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
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

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
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
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

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
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
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
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
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
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
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

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
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
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
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
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
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
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
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
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
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

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

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
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
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
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
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
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
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
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

見文集

而其

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
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
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
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
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
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
之監乎聞者歎服

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哲宗亦嘗首肯之

見文

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

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

見語錄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

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

不自重也

見邵氏聞見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

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

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講罷

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

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

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

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

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

見語錄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

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

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

喜之也

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

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

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

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

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

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

不識畫竟不往

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

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

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

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

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

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

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

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鹿麕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退還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

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

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見舊實錄

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吉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悉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
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
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
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
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
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
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辨說語常
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闕防未習
朝廷事體而古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
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
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
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
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
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
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

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
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

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

以臯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

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

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

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

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
靖今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
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
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
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先生再辭
但恐不肯靖簾中人其說故頤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

極論儒者進退之道

見文集

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

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

見舊錄

未拜

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

先生再辭不就

見文集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

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見實錄

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

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

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

氏

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

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制見曲阜

集還洛

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洛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

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

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

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

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

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

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

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舉

罰而叙復過優

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

今復著書非毀朝

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

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

學徒復隸黨籍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

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

郎致仕

見實錄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

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

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

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

十有五

見實錄

於疾草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

出寢門而先生沒

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

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

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

不得讓焉

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

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曰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

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

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絀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予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

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伊川先生年譜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呂荅

伯恭○以上
文集二條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

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
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
某人祭明道文說蹢躅說明道要著樂書

樂音洛樂如

何著得書

以下論周程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
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
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濂溪靜一明道敬

以上語類三條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
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
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以下論
二程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
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
孟子却不能到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
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
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
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
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
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
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
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
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
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
該載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
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
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

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
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剝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
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
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
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
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脩飭
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

王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皋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

徵之下

以上語
類七條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
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
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翫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
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答張
敬夫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
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

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
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
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
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
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
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
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
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

理也

答劉子澄○以上文集二條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一毫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閒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

時之春秋冬夏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

以下論

程子書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

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
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
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
人中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

至

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

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
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塊然
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

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
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
人已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問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
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
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
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粗了精又
粗形又粗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粗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

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

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

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

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

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

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

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
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
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
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
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
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

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

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

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

不是

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
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
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
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
是太極非也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

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彊記巧文麗辭為工以為人不知性故怠於為希聖之學而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

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閒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原來見識自高顏子才

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

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翫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魚看蓋

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
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
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
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
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
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

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椿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

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著底自然熱
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須先識
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
當添入近思錄中

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
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
思自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
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
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
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
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
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
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

禮樂相為用矣曰然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
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
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
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
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
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

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
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
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
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
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
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
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為當急
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却

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
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
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
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己甚且如國家遭汴都
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讐耻
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
況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

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
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
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
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李文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
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
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

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
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
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
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天
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
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

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

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
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
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
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
不得而奸之也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觀

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統大綱且約住執持
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
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豪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
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
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
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
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
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

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

箇專一若參禪脩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脩養家無
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
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
却甚順却甚易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
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
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會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
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
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
夫晚年亦學禪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
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
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
是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
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
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
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
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
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
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

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盡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說為國器嘗云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著
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
若分明說出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
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
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
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
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

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
乎不壽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
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

先生嘗薦之羅

池錄作楊

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

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

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為善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

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
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
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
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
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
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
統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統一時那肅
然警惕也無了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
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
寒暖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
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
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
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
談判也明道詩有思入風雲變態中之語前輩窮理
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他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

人止緣他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已理會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

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他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他今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

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
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
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
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
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
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非少閒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閒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
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已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
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
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
子事一一相類也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
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
道不能為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

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更至次日翁冠帶出
此書幾更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
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
日陸子靜力主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
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
仁勇之類却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
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

行

范淳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
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
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
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
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
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
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

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腳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

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爲之耶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候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

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
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
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
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
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
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

梅臺詩亦說時事

以上語類
六十八條

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
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
妙奇特自為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
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
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
學而不知之也

荅李誠之

明道荅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問理致血脈精密貫通
儘須翫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
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既云以其
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荅孫
季和

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
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
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
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

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閒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

其他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

與劉共父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博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某時為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

出先生博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源能及是

耶

書伊川先生帖後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
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
自作何也曰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誌之說疑以不
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
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答李敬子

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
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強牽

合為一說也

答呂伯恭別紙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

亦鮮矣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以上文集七條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

他宏闊中有鎮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鎮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

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親切

閻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

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
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
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
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
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
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無告者也
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以下論
張子書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撇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云云

盡是從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

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之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

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子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林間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

曉者耳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
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
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
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
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
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
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
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
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
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
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
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
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

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
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
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
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
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
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
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
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

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

問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盖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

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

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
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
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
嘗言正如麴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
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
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塊然太虛升
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
之時為復互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

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
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
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散
為雨露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
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
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

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

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用之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
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
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
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
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
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

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脩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脩為之理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不然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

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
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
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
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
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
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
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
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厭脩乃來矣這下面

云云
只是說一敏字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

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
可見矣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
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
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
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
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
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

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

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問橫渠言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林問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

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

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無濁虛無實一無二大無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

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

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

以上語類
三十四條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某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

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

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
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
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某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
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
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憚而沒身焉故伊川先
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
所見而發也

與郭
冲晦

林黃中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

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

平子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
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
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
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
以為夫子之助何耶子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
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跽曲拳為
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
於世者為內直而與天為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為

者為外曲而與人為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
陰固以為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為是不情者以虛
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
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記林
黃中

辨易
西銘

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
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乃極親切

荅廖
季碩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

不忒自無獻公吉父之感也

荅林一之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翫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

旨同日而語哉

答汪尚書

某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答宋深之○以上文集六條

邵子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又恐

是李學於穆時說

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

好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

之流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
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
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
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
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
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

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
是却淺陋了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
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
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為數皆無用了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
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

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
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
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
則是加倍之法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
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
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
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

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
未來事則與世閒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末矣蓋他翫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
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
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
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
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
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
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
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
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
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閒
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

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

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
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
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
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
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
不可知只自脩何必豫知之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
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

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以上語類

十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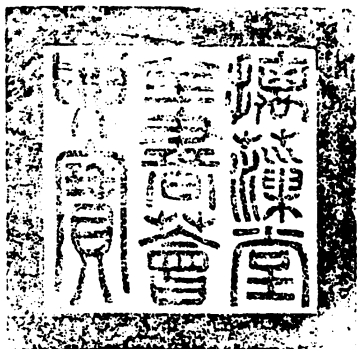
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

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擿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此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

矣

○答汪尚書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崇本

騰錄監生 臣楊師曾